

从电影到舞剧，一甲子后——

“电波”的魅力为何穿透时空

罗怀臻



1990年秋季的一天，我骑着自行车经过上海淮海中路武康大楼附近，看到前面有位穿米色风衣的长者徐步前行，头发稀疏花白，背影清瘦挺拔。我赶紧跳下车，叫了声“老师”。长者回头，我才发现认错了人。他不是我的老师陈西汀先生，而是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临先生。我赶忙改口，恭敬地说道：“您好，孙道临先生。”他微笑着冲我点了点头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那个谦和的笑容，仍深深印刻在我脑海中。我看过孙道临先生主演的不少电影，但每每想起他，首先浮现的还是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中李侠的形象。

永不磨灭的信仰，与永不消逝的电波同频激荡

1938年，李白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最早的报务员之一，从延安被派到日寇侵占的上海，负责中共上海组织与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工作。他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，献出了宝贵生命。1958年，八一电影制片厂以李白烈士为原型，拍摄了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。

与同时期同类影片相比，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艺术上更显成熟。人物塑造鲜活可感，情节发展充满张力，剪辑颇有创意，通过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电波呼应形成镜头蒙太奇。导演没有用特殊拍摄视角渲染惊险场面，也没有刻意加快叙事节奏制造紧张氛围，从而避免“戏”掩盖了角色的性格塑造。

影片刻画出的有血有肉、生动可感的人物形象，令人印象深刻。我生于上世纪50年代，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是上世纪80年代末。虽没亲历那个时期，但电影的真情实感实实在在地打动着我。

尤其吸引我的，是电影中的两个角色。一个是孙道临饰演的共产党员李侠，亲切、朴实、令人敬仰，雷霆霹雳于前毫不动容。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，他镇定从容，始终是那句斩钉截铁的回答：“没有什么可讲的！”影片最后，他在被捕前发出最后一封电报：“同志们，永别了，我想念你们！”永不磨灭的

品味 红色经典 ⑳

核心阅读

我看过孙道临先生主演的不少电影，但每每想起他，首先浮现的还是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中李侠的形象

在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红色经典文艺作品的过程中，我们要对作品的主题内容、精神内涵一脉相承，也要善于创新形式、融入当代表达

从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到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，红色电波中潜藏的“精神密码”从未改变，红色基因代代相传

信仰，与永不消逝的电波同频激荡。另一个吸引我的，是王心刚饰演的姚苇。我从小看王心刚演的都是正面形象，唯独在这部影片中演了反面角色。面对日本侵略者，姚苇和李侠形成了鲜明对比，一个卑躬屈膝、贪生怕死，一个则宁死不屈、钢铁意志。

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将坚定的革命信仰转化成可亲可感的日常生活、朴素情感。李侠一家的日常，他们与弄堂邻居的相处细节，无不流淌着浓浓烟火气。当观众看到相濡以沫的爱人为革命而坚持，志同道合的战友为信仰而牺牲，观众的心灵会共振，情感会共鸣，进而发自内心地敬仰这些革命前辈。后来，在我将这部电影改编成舞剧剧本设置生活场景时，这些创作经验，都对我有很大启示。

改编经典作品，既要一脉相承，也要融入当代表达

2018年，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首映60周年，上海歌舞团邀请我创作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的舞剧剧本。一甲子后，“电波”如何穿透时空，打动今天的观众？

在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红色经典文艺作品的过程中，我们要对作品的主题内容、精神内涵一脉相承，也要善于创新艺术形式、融入当代表达。要以当下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传播手段，让当下的年轻人无障碍地接受。唯有如此，经典才能在不断的诠释演绎中永葆生命力。

随着对经典电影的反复回看和对历史

资料的深入研读，一组数字对比触动了我。故事原型李白烈士于1937年10月来到上海从事我党地下工作，于1949年5月7日牺牲，距离上海解放仅剩20天。潜伏12年，却牺牲在黎明前的黑夜。12年与20天，多么令人扼腕痛惜的对比！李白烈士被捕前最后发出的电报内容是国民党军江防部署计划，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、解放上海至关重要。今天我们享受的美好生活，与他的牺牲息息相关，李白等革命先烈却再也看不到。

那封“同志们，永别了，我想念你们！”的电报，曾感动无数人。而当时电波的那一头，接报员苏采青，却用了半个多世纪的追寻，才知道当年联络人的名字——李白。2019年，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类节目《故事里的中国》中，已白发苍苍的苏采青，终于发出了一封回电：“李白前辈，您期盼的黎明到了！”

今昔对比，换了人间。基于这样的视角，舞剧创作需要在电影主题的基础上进行深化，加入时代性思考。比如，舞剧中小孩子的角色设置。电影中李侠与何兰芬的孩子有五六岁，而舞剧将其设置为婴儿，在全剧尾声时诞生。我们希望赋予李侠与兰芬的孩子更深的寓意，即孩子的呱呱坠地象征着中国革命的胜利、信仰的传承。

面对今天的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，要讲好革命故事，舞剧创作还必须打开叙事的多重表现空间。我在剧本中设计了几个电影没有出现的背景故事。第一，李侠由杂货铺小老板变为报馆职员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上海新闻业快速发展，将故事背景放在此处，符合当时的历史氛围，几十个人坐在一个大厅中办公，演员可以在其中完成舞蹈。第二，设计了一个体现地域风情的上海旗袍店，将这里设置为一个重要的隐蔽情报联络点，承载叙事功能。第三，将石库门设置为李侠夫妇的重要活动场所。

为了营造时而紧张激烈、时而具有弄堂特色的多变场景，舞美布景设计上采用了有别于以往固定升降的舞台布景呈现形式，通过26片可移动景片，在电脑编程的统一调度下，腾挪旋转，配合多媒体投影，逼真地呈现了全剧的所有场景。

红色经典在一代代人的再创造与再欣赏中，迸发时代活力

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之所以动人，是因为它书写的是人生，表现的是信仰，让观众在

艺术欣赏中产生情感连接。在舞剧创作过程中，我们常思考，那些前赴后继的革命先烈，为了什么而牺牲？我想，最具体直接的动力是为了自己的下一代、他人的下一代、中国的下一代更好地生活。从这个角度切入，每位观众都可以代入到李侠与兰芬的角色中，找到情感共鸣。

作品中的人物，平凡而伟大。比如兰芬，她投身隐蔽战线工作之初，并没料到会有那么困难和危险，她也曾有过畏惧。她革命信仰的确立和坚守，是随着她对李侠情感的深入而逐步加强的，角色成长轨迹清晰可辨。不少观众都被男女主角最后诀别的那段双人舞感动，因为他们表现出的操守、情怀和信念，超越年龄、跨越时代。

至今，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在各地已巡演数百场，许多年轻人自发“二刷”“三刷”，甚至还出现了追剧的“电波迷”。社会各界对于这部作品的肯定，是在充满活力的时代大潮中对艺术守正创新的认同与追求。

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的创作团队与演员，大多是“80后”“90后”和“00后”的年轻人。创作中，他们深入研读历史档案，体悟革命先烈的信仰和高贵品格，逐渐找到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共情点和共鸣点。剧组全体人员走进李白烈士故居，一次次感知“在场”的精神洗礼和心灵震撼。李侠的扮演者王佳俊说出了年轻主创们的心声，“每一次起舞，都是一次致敬。我们带着使命感，总希望自己对红色文化可以了解更多，总希望通过不断学习让自己更贴近英雄……”

一些年轻演员在完成作品后，主动提交了入党申请书。他们将内心的感动转化为艺术表现，进而感动更多同龄人、更多普通观众，以新的讲述形式将革命故事种植到这一代年轻人的心田，让革命精神薪火相传。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的创作再一次启示我们，只有满怀创作诚意、经过生活体验、深刻体悟革命历史后进行的创新表达，文艺作品才能迸发艺术感染力、更具说服力。

从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到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，红色电波中潜藏的“精神密码”从未改变，红色基因代代相传。红色经典正在一代代人的再创造、再欣赏中，迸发时代活力。

（作者为剧作家、上海市剧本创作中心艺术总监）

左上图为1958年电影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海报，下图分别为舞剧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中“晨光曲”群舞、李侠与兰芬双人舞。

制图：蔡华伟



图为京剧《四郎探母》中，马连良饰演杨延祥。

今年是京剧大师马连良先生诞辰120周年。作为唯一兼列前后“四大须生”的京剧艺术家，他8岁入科学戏，20余岁成名，近60年的舞台生涯塑造了许多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。他整编排演的《龙凤呈祥》《群英会·借东风》《四进士》《赵氏孤儿》等马派名剧享誉舞台。他创立的京剧马派艺术独树一帜，流派影响之大、剧目传播之广，在京剧界并不多见。

马派艺术之所以流传深远、影响巨大，源于马连良先生宽阔的艺术眼界和正确的艺术理念。他善于后学谭鑫培、贾洪林、孙菊仙、叶春善、余叔岩等诸多戏曲名家之所长，经过不断琢磨、消化，逐渐充实到自身的艺术实践中。出科后，他经历了社会和市场的锤炼，在已得到同行和观众认可的情况下仍未满足，毅然再次入科回炉深造。“二次入科”这一经历，为他在唱、念、做、打各个方面，奠定了更加扎实的基础。

马连良先生腹笥渊博。武生戏、老生戏、靠把戏、箭衣戏、王帽戏、老头戏，样样拿得起；《战宛城》《四郎探母》《石秀探庄》《连环套》《广泰庄》《珠帘寨》《定军山》，剧剧唱得红。而以“袁派老生”做工为主的《四进士》《马义救主》《一捧雪》《清风亭》等戏，更是马先生得心应手、颇受好评的代表剧目。他在舞台上立起的人物、他的唱腔和念白，直到今天仍被大家津津乐道。马派戏的表演常常看似轻松随意，实则严谨细致。在自然诙谐的外表下，招招有范本，处处是规矩，对演员的基本功和表现力有极高要求。著名剧作家翁偶虹先生就曾评价马连良先生的艺术修为。

马连良先生一生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京剧老生艺术的改良和创新。对于如何平衡传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，马先生提出：“戏剧要‘复古’，含义要创新。”这正是他在多年舞台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艺术创作理念。无论是对老戏的挖掘整理，还是新剧的创作排演，他都把这一理念落实到了台前幕后的每一个环节。

《借东风》是马连良先生在科班时学演的剧目。在最初的版本里，这里只是一段不太重要的过场戏，仅有几句简单的散板。后来马先生听从京剧表演艺术家萧长华先生的建议，借鉴吸收京剧传统戏《雍凉关》的表现方式，将二黄导板、回龙、原板、散板一整套唱腔移过来，填入新词，充实演绎“借东风”的故事。之后，他不断对其进行丰富、打磨、修改、完善，终于使其成为京剧舞台上的不朽名段。可以说，《借东风》的创作和改编过程，就是马先生在艺术上守正创新、开拓精湛的缩影。

《十老安刘》是一部大胆创新的马派代表剧目。全剧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，其中《淮河营》是根据汉调剧本全新创作的，《蓝旗令》在京剧老戏的基础上对部分唱腔进行了调整，《盗宗卷》则维持了骨子老戏的传统风貌。整出戏既富古韵，又含新意。特别是新编的《淮河营》中，专门为角色删削设计了被戏迷誉为经典的“此时间不可闹笑话”和“辞别千岁长安转”等唱段。还有与刘长理时大段成套的念白，立体展现这位“舌辩侯”的爱国忧民和机智灵敏。马先生在演出前还借助了当时流行的唱片技术为这部新戏“造势”，取得了热烈的社会反响。

曾以舞剧《边城》荣获“文华大奖”的国家一级编导谢咏冰，设计的视觉风格独树一帜。舞美设计吴天以简约素淡的笔调，服装设计孙玉玲以浓淡相宜的色彩、灯光设计胡耀辉以冷暖分明的层次，赋予《红流澎湃》既有年代感，又具地域风情的显著视觉标识。

女一号素屏的“独白”、素屏和周凤婆娑的“对话”温婉柔美，一号汉育（彭湃）的“独白”、他和农友们的“交谈”刚柔兼济。农人吟唱的《薅草谣》、狱友吟唱的《国际歌》，也被作曲家有机结合在一起。

从“起风了”的宏愿，到“哭爷爷”的无尽悲叹，从“长天里狂飙起”到涌动激情，男高音的歌声传递着人物丰富充沛的感情。在杜鸣的音乐书写中，彭湃的人物形象更为可

清源浚流 守正创新

朱强



图为民族歌剧《红流澎湃》剧照。南方歌舞团供图

歌剧《红流澎湃》唱出生动性和民族性

陈志音

近日，革命先驱者彭湃领导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故事被搬上舞台。

由南方歌舞团创排的民族歌剧《红流澎湃》，分两幕六场和前后序曲尾声。编剧从真实史料中提炼歌剧故事，将笔墨着重于彭湃的日常生活细节，表现英雄成长历程中的情感与情怀，写出了真实生动的共产党人。

编剧从歌剧创作规律出发，给彭湃、彭夫人蔡素屏和彭母周凤、祖父彭藩等角色设置不同声部。唱词基本依照汉语特有的四声八调十三辙的声韵格律，写出了角色身份。

该剧音乐富有民族特色，通篇采用中国

式的旋法节奏、调式调性和声织体。潮汕地区特有的渔歌田歌、乡谣俚曲，民间音乐素材的选取化用，体现出创作者的巧思。彭湃、素屏的咏叹、重唱包括男声、女声、混声合唱，突出了民族性、可听性。

女一号素屏的“独白”、素屏和周凤婆娑的“对话”温婉柔美，一号汉育（彭湃）的“独白”、他和农友的“交谈”刚柔兼济。农人吟唱的《薅草谣》、狱友吟唱的《国际歌》，也被作曲家有机结合在一起。

从“起风了”的宏愿，到“哭爷爷”的无尽悲叹，从“长天里狂飙起”到涌动激情，男高音的歌声传递着人物丰富充沛的感情。在杜鸣的音乐书写中，彭湃的人物形象更为可

歌可信。从“看那天上冷月”的沉吟，到“阿晖何时会还”的焦灼不安，再到“一颗心随你是眼前天边”的牵挂，女高音的歌声唱出了角色细腻的心曲。

曾以舞剧《边城》荣获“文华大奖”的国家一级编导谢咏冰，设计的视觉风格独树一帜。舞美设计吴天以简约素淡的笔调，服装设计孙玉玲以浓淡相宜的色彩、灯光设计胡耀辉以冷暖分明的层次，赋予《红流澎湃》既有年代感，又具地域风情的显著视觉标识。

